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惲毓鼎
署籤

周

報王

壬午三十六年秦趙會於涇池

注見前章字記涇池西有涇坂秦趙相會處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涇池趙王欲毋行廉頗

廉氏顯帝曾孫大廉之後

趙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涇里會過之

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

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

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廉頗右頗曰

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

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驚

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崔浩曰言要齊死生斷首無悔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

諸田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淄封單爲安平

注見前君時齊地皆已屬燕

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卽墨大夫戰死卽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

初燕攻安平田單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轆及城潰人爭門而出

俱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
轡車軸頭也以鐵附之故謂之鐵籠
立以為將樂毅圖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

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譏之於燕王曰樂毅伐齊呼吸之間下七十餘

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燕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燕王讓言

者曰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故招延賓客以求報仇有成功者尙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

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太子立為

惠王太子素與毅有隙田單知之乃縱反間於燕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

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患惟恐他將之來耳燕王惠王以為然乃使騎劫胡三省注騎劫以能而代將而將騎乃官稱非姓也

召樂毅毅知王不善代之知王遣代其意不善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以計誑燕軍故激怒城中單令城中

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

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

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城中皆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

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

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

隨之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奮擊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

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齊王於莒入臨淄王以田單為相封

燕國已三
其不王

析骸易子者蓋亦幾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餘邪火牛之事當日諒或有之史家過爲文飾反啓後世之疑矣

田文齊之支族乃與諸侯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矣

安平君以太史敷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太史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污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

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攻狄三月不克，問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黃仗劍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明日單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魯仲連魯以國爲氏，仲連齊人，狄齊邑，漢爲縣，後漢改臨淄，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夜邑，卽漢掖縣。今爲萊州府治。淄澠二水名。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原山，東北至壽光入海。澠水出臨淄縣，卽申池水之分流，北入特水。

趙封樂毅爲望諸君。胡三省注：望諸，澤名，本齊地。毅自齊奔趙，趙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趙王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

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封樂毅於觀津。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東南。

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懼毀辱

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謂與趙謀燕。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

田文卒，齊魏滅薛。綱目提要：田文卒，下有齊魏滅薛四字，今從之。初，齊湣王旣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爲相，與諸侯共

伐破齊。齊王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未三十七年。燕惠王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楚都。有故郢城在縣東南。楚徙都陳。今河南陳州府。注見前。白起攻楚，拔郢，燒

夷陵。楚先王墓。史記索隱：夷陵，陵名，後遂爲縣。今湖北宜昌府東湖縣是也。楚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遂置南郡。今荊州府。秦爲南郡，封起

周赧王

二

為武安君

胡三省注戰國之君分封其臣如平

明年秦復取楚巫黔中

注俱見前

又明年楚王收東地兵

淮泗之地得

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拒秦

乙酉

三十九年

魏安釐王元年

魏封公子無忌

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

為信陵君

今河南歸德府甯陵縣有甯陵故城無忌食邑

無忌仁而下士士無

賢不肖皆以禮交之士以此爭往歸焉

戊子

四十二年

趙魏伐韓秦救之

大破其軍

魏割南陽

即春秋晉南陽戰國屬魏

以和先是秦伐魏

韓救之

秦大破韓軍

斬

首四萬

魏納八城於秦

又割溫

即春秋晉溫邑注見前

以和至是魏與趙伐韓

韓告急於秦

秦救韓

敗趙魏之師

斬首

沈卒十五萬

斬魏軍首十三萬沈趙卒二萬人於河

魏將段干子

請割南陽予秦

以和蘇代曰

欲璽者

段干子也

謂段干子欲得璽封故請

魏割

地者

秦也

今王使欲地者

制璽

欲璽者

制地

魏地盡矣

夫以地事秦

猶抱薪救火

薪不盡火不滅

王

曰事已行

不可更矣

代曰

博之所以貴梟者

便則食

不便則止

博局戲以五木為戲有梟盧雉憤塞五者之采梟為最勝便宜也得梟者合食其子不便

則為徐行

今何王之用智

不如用梟也

魏王卒不聽

己丑

四十三年

韓桓惠王元年

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

楚使者黃歇

黃氏黃國之後歇楚人

至秦

聞之

恐其一舉而滅楚也

乃上書曰

楚國援也

鄰國敵也

今王妬楚之不毀

而忘毀楚之疆

韓魏

臣恐韓魏之卒

欺大國也

何則

王無重世

猶言再世

之德於韓魏

而有累世之怨

乃欲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

臣為王慮

莫若

嘗

楚秦楚合一

則韓魏必為關內之侯

注地之以兵截

於齊

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

王之地

一經兩海

東西為經取齊

抱薪救火
可為破的
之論秦所
以愚六國
與六國所
以受愚於
秦皆由於
此然終未
有悟其非
者宜孔斌
有燕雀處
堂之歎也

趙奢治賦，而不吐剛，此兼有理，而治國之能者，非獨優於將略而已也。

右壤則自西海至東海，皆為秦地，故曰一經。要約天下，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庚寅 四十四年 燕武成王元年

辛卯 四十五年 秦國趙闕與音焉與，城名在今山西沁州西北，俗呼為蘇村。趙奢趙人擊却之。初，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

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國闕與

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樂毅宗人皆曰：「道遠險阻，難救。」奢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今縣屬河南彰德府有故城，在縣西南，即秦人勒兵處。西

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

趙軍士許歷許以國為氏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

解闕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史記正義：因馬服山為號也。山在邯鄲縣西北。以許歷為國尉。明年秦復攻趙，闕與不拔。

周赧王

秦以范雎范晉范氏之別雎魏人字叔為客卿。初范雎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賈須須句之後賈使

於齊。雎從齊王聞雎辯口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魏諸公子齊怒管擊雎折脅摺齒

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鄭以國為氏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秦官名王稽王氏所出不一鄭樵統謂其王者之裔以

實為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

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魏冉封穰侯穰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鄧州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跪而請者三曰先生幸教寡人

雎曰臣竊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王跪

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雎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

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是年穰侯伐齊取剛壽剛壽二邑名剛今兗州府甯陽縣之故剛城是壽今兗州府之壽張縣是今不

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韓魏中國之處去聲謂中國所在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

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為客卿與謀兵事後二年秦始用

取懷又二年拔魏邢邱又二年伐韓拔九城取南陽攻絕太行道懷周緣內邑戰國屬魏今懷慶府武陟縣有懷縣故城邢邱注見前春秋晉邑戰國屬魏考邢邱即平阜班志應劭注甚明杜預左傳注從之王幼

學不之考引魏世家以為即鄭邱又引徐廣注以為即虞邱其說殊混

乙未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遂魏冉穰侯平戎華陽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涇陽君二君皆秦昭王同母弟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古應城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

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太后與義渠戎王亂生二子。遂詐殺戎王起兵滅義渠。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繫斷無諱。謂刑人無所避忌。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聞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四貴用事而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秦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明年以愛死。逐穰侯。及華陽涇陽高陵三君於關外。各令就封。穰侯卒於

陶涇陽君未之國而卒。陶魏冉封邑史記冉封穰復益封陶孟康曰陶即定陶徐廣曰陶一作陰考定陶在今山東曹州府穰故城在今南陽府鄧州地隔韓魏相去殊遠陰故楚邑今襄陽府光化縣陰故城是也與南

陽鄰近徐說似為得之。以穰為丞相。封應侯。

丙申五十年。趙孝成王丹元年。秦伐趙。齊救却之。秦攻趙。趙王新立。趙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

以長安君。惠文王少子史記正義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

唾其面。左師觸龍。左師冗散之官以優老臣者。觸龍名也。戰國策作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待也。之入。左師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

足。不得見久矣。恐太后之體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穽粥耳。太

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兒子曰息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皂衣也。衛士之服。之缺。以衛

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

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媼。婦老者之稱。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

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必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

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勿使失意於燕而反趙也。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

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

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讀曰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

不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

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丁酉五十二年。齊王建元年。

戊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是爲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楚王頃襄疾病。黃歇侍太

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

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秦王。王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病。而陽文君

之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

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

以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頃襄王薨。太子卽位。以歇爲相。封之淮北。歇後請於楚王。徙封於吳城。吳故墟。而都之。歇所都今蘇州府治是。

紀五十三年。楚考烈王元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是。上黨今山西潞安府秦上黨郡以降趙。秦拔韓野王

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畢公之後食采於馮。因以爲氏。與其民謀曰。鄭道韓治鄭都故云。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

趙勝受上
記議其利
令魯昏然
使受降而
不用趙括
秦雖見伐
勝負猶未
可知也既
藥趙豹之
言又受應
侯之愚有
不喪師辱
國之理乎

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非無故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亭爲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

辛丑

五十五年秦王齮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阼降卒四十萬

秦使王齮攻上黨拔

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

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西元和志秦白起敗趙括於此以按音遏援也

之援上黨

齮遂攻趙

趙軍敗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

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絃有緩急調之在柱若膠其柱則不能運轉而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學兵法嘗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絃不調矣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

軍者必括也

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卽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爲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而齮爲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

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

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應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趙軍絕食四

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肅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王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

注見前

皮牢。

注見前

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拔武

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

去聲言秦王破趙則將王天下也

而武安

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乎。且趙亡。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秦之所得幾何。不如因而割之。無以

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

即春秋衡雍。注見前

趙六城而罷兵。

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魏以孔斌

穿之子字子順。孔子七世孫

爲相。尋以病免。

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爲相。斌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

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斌陳大計。又不行。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

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及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秦之始伐

趙也。魏人晉以於魏爲便。斌曰。何謂也。曰。秦勝吾因而服焉。不勝則乘其敝而擊之。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啁啾相樂。自以爲安矣。適突炎上。

棟宇將焚。燕雀顧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魏。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初。魏須賈聘於秦。范雎因辱之。

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魏不知也。須賈至秦。睨

一綈袍。贈之。睨遂爲賈御。至相府。睨請先入。其久。賈問門下曰。范叔何不出也。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君也。賈知見賈。乃膝行入謝罪。睨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俱。俱

請使坐買堂下置華豆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連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質還以告魏齊齊奔趙置平原君家

秦王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虞卿說

之士爲趙上卿食邑於虞故號虞卿虞卿擊相印與齊僧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

平原君唯言王稽於秦王王以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爲將軍唯散家財物以報當所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睡毗之仇必報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

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辭不行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且諸侯之救日至趙應其內乃以王齮

代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

毛以國自薦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比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

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

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

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

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

爲趙也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毛遂取血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次者吾君次者遂以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定

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爲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魏晉鄙晉既滅子孫以國爲氏鄢魏將軍帥師救趙次於鄴注見前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

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陳留風俗傳畢公之後居於梁

爲新垣氏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爲上故

曰上首功之國也卽肆然而爲帝則遠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秦梁皆萬乘之國秦無已而

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

又何以得故寵乎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有隱士曰侯嬴侯氏出於鄭侯宣多年

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梁之東門監者公子無忌聞其賢欲厚遺之不可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

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生下見其客脾脫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恭乃謝客就車侯

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救不至公子數請

於魏王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日

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日吾聞晉鄙兵符符以代古之珪在

王臥內如姬姬姓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嘗爲姬報其父讎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兵符

爲之取其威猛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日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

趙被兵魏雖不可不救然無忌徒以瓜葛之誼盜竊軍符推殺國將則非爲國乃爲私且大悖理矣

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精爲楚所派子孫乃去邑氏朱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

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

者歸義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公子之行也與侯生訣生曰臣老不能從請數公子至晉鄴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及公子至軍生果自剄

甲辰五十八年燕季王元年秦殺白起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

王聞之怒彊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卽密須注見前行至杜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有杜郵館卽白起伏劍處郵傳驛之

也郵亭應侯曰起之遷意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

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應侯乃任鄧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鄧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

敢歸魏使將將軍以還趙王德信陵君欲以五城封之信陵君有自功之色客或說曰物有不可忘有不

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於是信陵君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

迎執主人之禮引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學古文罪字秦始皇以其近皇字故改爲罪過以負於魏無

功於趙飲至暮趙王以信陵君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不受乃以千金爲壽仲連

笑曰所貴爲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

秦太子秦昭襄王太子死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名柱卽孝文王之子異人自趙逃歸秦太子妃曰華陽湯沐邑名夫人無子夏姬生子

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

注見前

大賈呂不韋

呂以國為氏

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也以異人方財貨言可居積以財利

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卽位子

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

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給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秦而西。見夫人

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

尙可得乎。今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

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乘間言於太子。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

姬絕美者與居。有身。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

卽始皇

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

趙欲殺異人。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

趙欲殺異人。妻子姬故趙豪家女。得匿母子皆不死。後趙歸之于秦。

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

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名曰楚。

乙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西周君。

武公

入秦獻地。王卒。

綱目作王入秦獻地歸而卒。考史記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

君奔秦。正義曰。謂西周武公。又史記周君王赧卒。索隱曰。此周君卽西周武公。時武公與王赧俱卒。故連言之。據此則獻地入秦者。乃武公而非赧。王周君王赧者。乃兩人而非一人。今以史記按之。旣云西周君奔秦。則獻地當係之武公。不得以爲赧。王今從正義說。改書至所云周君王赧。蓋卽指赧王一人而言。稱之曰周君而不沒其王號也。若如索隱所云。史記何不於周君之上加以西字。且赧王武公旣同時而卒。何不書王赧於周君之上。而顧

范唯游澤
向以游說
戰卿相睚
之發憤因
魏齊所謂
雖必報志
在持梁齒
肥苟且富
貴而已究
之機謀百
變特過軋
窮均小結
耳而大驚
者

以臣先君乎說不足據今仍書王卒蓋
武公既獻地則王亦從失尊例書卒也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注俱見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王

恐史記作西周恐時王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注見前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使將軍摎來攻西周

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西周君於周是歲王卒

丙東周君一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惠王十八齊王
午建十年是年燕孝王薨子喜立通鑑於是歲即以秦系年綱目則用分註而不書東周君今依綱目分註
例兼探薛應旂甲子彙紀先書秦丞相范雎免鄭安平既降趙秦王令毋得言其事以順適應侯之意至是

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益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應侯所任等皆

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蔡以國為氏澤燕人也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

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商君吳起大夫種

事俱見前何足顧歟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

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贏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

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為相數月免澤初游學於諸侯不

遇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壽自今以往四十二歲澤笑而去曰吾持梁齒肥

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及入秦既為相人或惡之澤乃謝病歸相印號綱成君居秦十餘年卒唐舉梁人

楚以荀況晉荀氏之別况趙人時人相尊號之曰卿漢避宣帝諱曰孫卿為蘭陵故城在今山東令況游學於齊三為祭酒老師儒之稱適楚春

中君以為蘭陵令況嘗與臨武君荀子注楚將論兵於趙王王孝成前王曰請問兵要況曰要在附民仁人之

兵上下一心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齊之技擊，技材力也。技擊以不

可以遇魏之武卒。選擇武勇之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以功賞相長，得五甲首，則役隸五家，故為最彊。秦之銳士，不可以當

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請問為將。況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

營壘也。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靜則安，重不為輕舉。欲疾以速。動則疾，速不失機，宜窺敵觀變。謂用欲潛以深。潛隱，深入欲伍以

參錯，難敵中。盡知其事，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欲將求進也。惡廢懼黜也。無怠勝而忘敗，

既勝而怠。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不當吝賞。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

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

慢之。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

恭敬無曠，是之謂天下之大將。於是臨武君稱善。陳轅問曰：先生議兵，以仁義為本，又何以兵為哉？況曰：仁

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後春申君死，荀卿

數萬言流傳於世。

秦遷西周公。案隱武公，子文公。於黑狐聚。在今河南汝州東北。周既獻地，其民不樂，屬秦。遂東亡。於是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

西周公於黑狐。

戊申，東周君二、秦昭襄王五十四、楚考烈王、燕王喜、二魏安、秦王郊見上帝於雍。注見前。是時，天下皆賓於秦。魏後